

首獎

作品：廢河遺誌 得獎者：塔塔攸

塔塔攸，本名楊慎綯，一九五七年生。北醫醫學系、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畢業，目前就讀博士班。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職業醫學科主任，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導師。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中國時報倪匡科幻小說獎並列第一名。



得獎感言：

族群記憶的長河是每個人經驗的匯合，乾枯的河道是歷史的斷層，失去水源的子裔將四處遷徙；毀棄大地的掌紋，將隔代遺忘自己的出生。

而寫作，像是穿鑿地質年層，挖掘地底的伏流；更堅持在天寒地凍，呵守一盞燈，等待萬年冰川的雪融。

廢河遺誌

「給子孫一個青山碧水的人文聚落

以矩陣鋼骨 與 帝王椰林 深植土地

以護城河道 與 磐石基座 守護家園

在三百公頃的大街廓副都心

構築五千坪的四季生態水花園」

甲申年荔月

我深感文字的魅力，原本只在我心中生硬咀嚼的思緒，一旦書寫在三層樓高的巨型看板，竟能在一個週內吸引數百個家庭，扶老攜幼前來共享這個造夢的工程。一波波的人潮手執銅板燙金的導覽型錄，穿梭在三合板搭蓋的精品木屋，參觀電腦合成的水岸城市，以及黏附在薄壁上的陶瓷衛浴。高聳六米的落地玻璃，引進戶外噴泉流瀑的水花日影，無聲地撲濺在場內潔亮的櫟木地板上。人群放慢腳步跨過，目光順勢集聚在展示場中央的完工模型，七棟等距排開的壓克力樓廈，壯闊地矗立在縮小的山川之間，溫馨亮麗的光柱投射在塑質護城河道，映出逼真的粼粼波影。

這一切是那麼真實，那麼美好，直到鄰近的先期工地挖出一具骨骸。

那是農曆六月的一個燠熱午後。走出恆溫空調的樣品屋，灼燙的陽光轟然傾瀉過來，厚重卻撼搖不出一絲風。在這空曠的重劃區，躁鬱空氣的唯一流動是向上浮升，之後向下沉落，一種飽含水氣、黏稠得必須沉澱的厚重。我緩緩步向工地，卻連吸一口氣都覺得困難。

穿過過低矮的土堆，四周些微轉暗，我抬頭尋找天光，驚覺迫近眼前的那座山巒原來是團烏雲，正以排山倒海之姿，靜默湧來，剎時一道雷光，引爆天地共鳴的撼動，縮頸仰望，一粒水珠正巧擊中鏡片，四周瀰漫一種焦土清蒸雨霖的甘味，隨即響起漸強趨急的雨落奏鳴。

我快步跑到現場，浸水的地壤已成泥濘。工地主任匆匆遞上雨衣，指向挖土機旁的一團藍白帆布。

「那邊。」

提拉著濕透的褲管，蹣腳走近。

灰黑的爛泥之間夾雜錯亂交疊的枯黃骨骸。一陣雨水洩入，沖去污沙，傾斜的顱骨突然露出深邃的眼眶，接著閃出一道銀光；還沒聽到雷聲，我已全身打了一個寒顫。

「洗淨放入木箱，包個紅包給工人。」

「收工，不要被雷電打到了。」

雨後的空氣清晰得透明，西斜的陽光以三十度的偏角，灌注入這個群山環繞的盆地。吃完豬腳麵線，我站上工地寮舍的二樓窗台，視野越過河堤，延伸到對岸以夕陽光影雕塑的高聳大樓。豐沛的雨水蜿蜒繞過遠近山脈，此時正匯聚通過這段河道。急漲奔湧的河水筆直得像是一束橫躺的瀑布，柔順地撫拭著水泥的坡岸。雨後的堤外杳無人跡，只有一位手持長竿的白髮老人，沿著河岸走走停停，探身勾取水邊的瓶罐。

遠處山巒浸滿金黃陽光，逐漸發酵出葡萄色調的淡紫薄霧，輕緩滑落山坳。對岸的燈火漸次點亮，倒映入波動的河水，展延成一串璀璨的星鑽。

我舉香敬拜這片寬闊的天地，工地主任取過案頭的紙錢，蹲下點燃。暗黃的薄紙黏觸到火光，立即翻捲成焦黑的灰燼，沿著火焰外緣輕盈攀升。在烈光竄飛與浮景舞扭之間，彷彿有個人影晃過。

我側身端詳，是那個白髮老人。

「你過去看看。」

工地主任趨前探問，拿回一張名片：

萬善祠常務理事 蒲三

「怎麼？」

「他說農曆七月還沒到，也不是初二、十六，遠遠看到亮光，像是在燒冥紙，就過來了。」
「他知道？」

「可能已經猜出來了，他說是做善事，頂多隨意添個香油錢。」

「你去支開他，今晚我會與曹總碰面。」

曹總不置可否，俯身沉入浴池，四周湧起翻騰的白沫。

「你有能力處理。」

成排水柱從五米高的龍頭噴口翻滾衝下。

「不用張揚。別人怎麼做，你就怎麼做。」曹總轉身，肩頭閃過水瀑。

「我們這一行，就是看水往哪個方向流。」他眯著眼，笑說：「看看這期的銷售量，嘿，你快要當副總了。」

「怎麼做，你知道。」

灌頂的水花從蓮蓬頭噴湧而出，奮力劈擊我的頭顱。

我擰乾浴巾，擦掉刺痛眼瞼的泡沫。

置物架上的手機響起，開機立即傳來急促的聲調：「鷹架傾倒！有人受傷了。」

我火速趕到醫院急診，遠遠聽到工地主任的聲音……這場雨下得太猛，太突然，地基跟著鬆垮……

診間看片架上掛著一張X光片，像是頭殼模樣的黑白片子，光源一開，空洞的眼眶外圍，驟然射

出炯炬的亮光。

「還好沒有刺傷眼球，只是骨膜破裂。」工地主任搗著眼罩說：「在地的神鬼，看管在地的風水。那個木箱，就在當地處理，好嗎？」

「九十，四十。」護士卸下血壓計，調快注射點滴的流速，看我一眼，說：「先生，幫忙領取備用血漿，」同時遞來一張紅單，指著檢驗欄，「找血庫的蒲組長。」

護士離開之後，工地主任才說：「木箱放在辦公桌下。」

甲申年 巧月

我再度回到工地，面對寬闊的山川焚香禱告。天空飄起細雨，在晃轉的風裡狂飛騰舞。暴走的疾風猛烈吹奏，飄浮的水霧又被勁風壓入遠方陡立的山谷。西斜的日照溶入這片水氣，模糊折映出斷續的彩虹。

這塊大地一再以壯闊的景觀與豐富的內藏震撼著我。

工地又挖出骨骼，距離上次不到三十米。

我屈膝跪地，將香柱插入土壤，隨手抓起一把泥沙，壓住攤平的建築藍圖，凝視深掘的地層。就在當年接待中心的底下，挖出破裂的陶甕、葫蘆、木頭圓盤、碗狀的螺殼，鼠囓蟲蛀的木桶、鬆脫的籐籠與竹椅……多樣的擺設有如地底的樣品屋，其中一個陶壺盛裝土砂夾雜生鏽的錢幣，有一枚隱約

露出維多利亞女王的頭像，反面標示1863的字樣。外圍護城河的底部還挖出一塊中央創空的巨大樹幹，大約五米長，與灰黃斑駁的竹管併疊在土堆旁。

「全壓在竹筒下面。」工地主任指著起重機旁的木箱。

我揉搓陶壺裡的泥屑，說：「土質與外面相同，那是一場大水吧。」

「還是找老蒲？」工地主任問。

「嗯，」我說：「這邊讓你先收拾。」

空曠街廓零星張掛著巨幅的廣告看板。勁風煽拍塑質布幔，攪動了夕陽餘燼，將天頂的雲朵燒烤成柿黃楓紅的透熟，色彩異豔詭譎。

天光漸暗，稀落的路燈亮起。繞過等距植栽的截枝禿樹，跨越馬路，我來到抽水站旁的萬善祠。廟簷下的燈籠隨風晃轉，「慶讚中元」、「風調雨順」的紅底黑字在夜色中載浮載沉。廟前空地四周搭起竹棚，內疊祭壇，供桌上排滿麵龜、罐頭、牲禮鮮果，桌旁散置一堆素白紙糊的竹架水燈。

老蒲正在整理桌上的祭品。

「嘿！」

老蒲偏過頭，說：「是什麼風颳風把你吹來？」

「正是風颳風，」我比個手勢，「又一仙。」

老蒲緩緩轉身，手掌握入鳳梨棘刺。

「跟上次一樣。」我壓低聲音。

竹棚邊角的燈籠在驟起的狂風裡猛烈搖晃。

「天一亮就過去，」老蒲說：「今晚放完水燈也將近半夜了。」

燈籠加速晃動。一陣霹啪連響，急雨敲擊棚頂與廟瓦，對位踢踏形成緊湊的重低音浪。

廟祠走出一個中年男子，手提竹簍，走近祭桌，撿取起素白水燈。在擦身而過的瞬間，與我對望了一眼。

老蒲說：「那是我的兒子，你們見過面吧，——在醫院的血庫。」

「浦組長？」

「嗯，蒲（タメ）。」他看著四周猛然漸瀝的雨勢，說：「你在這裡賣土地，要不要聽一些在地
的故事？」

「一到中元，」老蒲深吸一口氣：「過去的都活起來了……」

廟前的地下水道傳來低沉的呼咚回音，像是水氣衝擠密室門閥，爆開活塞。

「……七十年前的一個颱風過後，有人在下游葫蘆渚的蘆葦叢邊，撿到一個囚仔，就躺在大木盤
裡，手掌還抓著生青的葉子。」

「他們叫我蒲三，其實那一年我還不到三歲，對古早做大水完全沒有印象。直到二十多年

前……」

「那時做粗工，就在附近下埤頭一帶，天天挖掘高速道路的地基，」老蒲說：「有一天挖到一個灰灰土土的圓形木盤，只是覺得眼熟，沒想到清洗乾淨之後抹點油，跟家裡的木頭盤子一比，兩個年輪的排列，疏疏密密，居然完全一樣，連那個樹瘤也在相連位置，我敢斷定，就是同一棵樹。」

「……從那時起，只要經過這個所在，我就時常感覺到，地底下有人伸出手來，拉住我的腳。」
一滴雨水沿著我的背脊冰冷滑下。

「二十幾年囉，我在這一帶蒐集了上百具人骨，全部排列在這間萬善祠，」老蒲說：「再交給兒子，用血庫的機器做鑑定。」

老蒲的眼神一轉，說：「你是用什麼方法？」

我回頭一看，小蒲正站在背後。

「取頭顱的鼻甲骨，做聚合酶鏈反應。」小蒲說。

「再與我們父子的血液比對；金斗甕裡面住的都是我們的族人，血緣濃淡只有些微差異。」

「一直到上次，在你們工地發現的那仙，恰巧是最親，最最親。加上這一仙，我想我們的家族拼圖快要完成了。」

下水道嘩啦奔滾，像是一窩逃脫的土龍在地底生猛攢動。

「我是愈做愈有趣味。」老蒲說。

一陣狂風夾雨吹掃而過，陰寒攢入骨髓。

「這裡面，有人找馬偕拔過牙。」

「看牙槽的磨痕就知道。那個時候只有馬偕使用這種拔牙設備。」老蒲說。「也有人打過法國仔。」

「講起這些金斗甕，我可以說出這一條河的全部歷史。」

「有隻大腿骨還釘著法蘭西型號的彈頭，應該是一八八四年西仔反戰爭留下來。」「還有人跟阿本仔相殺過。你看看手臂骨頭的切痕，尖銳精悍，分明就是日本軍刀的刀法。」

氣流切開逐漸聚攏的夜色，暴風雨有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下，猛烈撞擊廟瓦、棚頂、水漕，融成一部壯闊的混聲大合唱。

龐大的雨勢逐漸逼近，我沉默站著。

「還有一些木板跟這些骨頭埋在一起，上面雕刻的人型模樣、頭巾紋路，幾乎就是日本人放在博物館的標本。」

「你猜猜看，那塊木頭有多大，就像現在還放在圓山保齡球館門口的那個巨木樹幹，直徑兩公尺咧。」

「一百年前這裡非常熱鬧，就像中元晚上的萬善祠。」老蒲說。

「古早人沿著河流生活，這座廟口前面就是人來人往的碼頭。」

屋簷落下整排的雨瀑，廟前延展成一片陰暗的水域。

「你們在這裡推銷好山好水，有沒有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裡會有一間大眾神明廟，廟門又背對著大馬路？」

「……其實，廟口本來正對著河水，四十年前先是蓋堤防，最近又填平河道，再把堤防拆掉。現在的人已經看不出身邊的站牌，就是以前坐船的地方。」

「也不知道這裡以前叫做『搭搭攸』，意思就是項鍊。」

「我們這一輩，腦子裡面還有點印象，以前站在北邊的那座金山，遠遠看下來，河流是彎曲的U字型，」老蒲伸手在胸前畫個半弧形，說：「就像是佩掛在土地的項鍊；太陽出來，河面就像是撒滿亮晶晶的翠玉瑪瑙；但是河道填土拉直之後，項鍊已經不見了。」

竹棚在暴雨狂風中劇烈搖動，呼嘯一聲，棚頂的積水翻騰融入滂沱的雨陣。

我繞到廟後的洗手間，撥開手機連絡工地主任。

「門窗關緊，」我說，「藏好木箱，順便拿傘來。」

「你說的東西，放在老地方，」工地主任說：

「另外，護城河底攢出一大窩活蹦亂跳的土虱。竹筒裡還發現一些廢紙。」

從廟口跳入車身，短短五秒，我已全身濕透。

「颱風喊來就來。」工地主任說，「比氣象預報還準。」

窗前的雨刷飛速擺動，遠光燈完全穿不透前方的雨霧。

車內忽然爆出啪啦的水聲。

「土虱放在後座底下，你要記得拿，」工地主任取出一疊皺紙，說：「這個，在竹筒裡找到的。」

我打開車內頂燈，抹乾眼鏡，在暈黃的亮光下，攤開邊角殘破的粗糙紙卷。

「同立合約 搭搭攸社 業主潘愛薯 圳主曹九億

緣愛薯界內之地 歷年播種歉收 商請九億開築大圳 分灌田埔 愛薯願將南勢之一半埔地 付與圳主 永為己業 西至車路 東北至旱溝 南至竹林為界 以抵鑿圳銀資 此係愛薯甘願割地換水 九億願出本銀開水換地 兩相甘願 日後不敢言找言贖 兩無迫勒交成 恐口無憑 同立合約兩紙 各執一紙存照

批明 其界內草地 以及界外牧埔 倘未墾闢成田 盡歸九億掌管
同立合約

依口代筆人 曹九千（簽名蓋印）

圳主 曹九億（簽名蓋印）

業主 潘愛薯（左手手摹）

乙酉年 梅月

另有數張標名「台灣布政使司 光緒拾伍年」的土地丈單。

我翻閱枯紙，看著窗外的滂沱大雨，心中反覆咀嚼「割地換水」與「開水換地」的字樣，再次感受到文字的魅力。

「繞個路，」我捲起古地契，說：「先到曹總那裡。」

曹總下半身圍遮一條浴巾，坐在水濛濛的烤箱裡，深沉吸吮著藥草蒸氣。

「我正好也有事找你。」曹總的笑聲穿過白霧。

「事情談成了。墨公剛離開，只要他吩咐一聲，水就會結凍，理事會再補個橡皮章。」

「這塊寶地一直有貴人相助。」曹總的笑意從鼻孔噴出：「不過貴人需要供養。」

「最後，老墨提到他的兒子最近要買房子，我說我們房屋蓋得不錯，結果，你猜猜，他怎麼說。」

「他說，『這怎麼好意思』。」

曹總嘴角冒沫，我卻聽得一頭霧水。

「先付頭期款，產權就過戶給他，其餘貸款不需要抵押！」曹總說：「目前只缺轉帳的人頭。」水蒸氣從風口噴出，遮住臉龐，曹總只剩半身軀幹。

「人頭。今天又挖到一仙。」我說：「還有一張蓋好手印的契約書。」

我從公事包取出古地契，交給曹總，提起今晚去過萬善祠。

捧著溫熱的茶杯，吹走騰升的水氣，我說：「老蒲不是普通的廟公。」

曹總看著古地契，用力揉碎額頭的汗水，說：「曹丸億，我的曾祖父就叫曹丸億。」

「你聽過『人骨拼圖』嗎？」曹總指著古地契的掌印說：

「明天早上我去試試，工地挖到的那副手掌骨，是不是恰好可以疊放在這個掌印上面。然後，你想辦法把骨頭處理掉，就是不要被老蒲拿去做基因鑑定。」

除非基因鑑定，誰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出生。或者，利益輸送的管道一旦曝光，墨氏父子的血緣關係，同樣能夠得到公眾的認定。

這麼複雜的命題推理，困擾我一整個晚上。直到第二天清晨外出，傾盆灌頂的雨水拍打傘蓋，產生圓頂共振的加持聲波；我突然頓悟，文字的最大魅力在於地目變更。

重劃區零落散布著歐洲古典風格的樣品屋，天空與地表一片水濛，有如威尼斯水岸、萊茵河城堡廣告的真實布景。

我來到工地，取出曹總交辦的文件，過濾建照審查核發、行庫貸款的職章，再從公司員工眷屬的健保資料，選取一串憨厚可靠的人脈。

昨夜的暴雨滲過窗縫，將塑質的山巒造形清洗得青翠光亮，壓克力打造的大樓底層積水不退，外圍的護城河面滿溢真實的水波，就像刻意訂做的水工模型。

門外傳來一陣急煞的車聲，我靠近窗口，手機同時響起。

「車子正要過橋，」工地主任的聲音：「但是水位高漲，快到警戒線，車陣堵在這裡，前面開始迴轉了。——你看到木箱嗎？」

我轉頭尋找，瞥見曹總推門進來。

「骨頭在那裡？」曹總問。

「看到了，我來處理。」說完，我關上手機。

「司機去加油，三十分鐘後回來。」

「來，」曹總雙手一拍，說：「發揮一下想像力，愈複雜就會愈有趣。」

「不用十分鐘，我就要完成骨頭拼盤。」

曹總兩掌對搓，揉握十指，取出枯黃的紙卷，攤在桌上，打開木箱，翻動箱底散亂的指節骨塊，先挑除太短與過粗的趾骨，再將剩餘的骨塊由小而大排列，正好是一副十四對長短不一的指骨，取較粗的兩節連成大拇指，較短的三節組成小指，依次放置到古地契的掌印上面。最粗的拇指最先完成，接著是較長的中指，再過來是較短的小指，食指，無名指，節節相扣，密合得像是併攏合十的雙掌。

「賓果。」曹總大叫。

我感覺一股寒意從腳底盤升，猛然低頭，驚喊：「淹水了！」

「司機呢？」

我走近窗口，翻出手機，按鍵。

曹總慌忙拉動坐椅，顫危危攀爬。

我揮手掃過桌面，地契與骨骸落入木箱。

「我們被水困住了。」我緊握手機。

「我要過去，」司機說：「但是對面的車子一直逆向行駛，還不停按喇叭。」

曹總站在桌上，說：「快找緊急救難。」

砰啪一聲巨響，窗外突然閃裂雪亮的銀光，室內燈光全滅。

我扯開門縫，水勢趁隙灌入，瞬間上漲。我拉扶曹總衝上二樓。

「嘟……嘟……」

「還是不通。」

二樓窗外一片汪洋，護城河道的方位不斷爆湧出花椰菜狀的巨大水花。

「嘟……嘟……」

「我剛回到家，」工地主任聲音急迫，「新聞快報說市區積水不退……」

「淹大水了。曹總也在這裡，」我說：「你快找人來。」

「這支手機不要掛斷，看看有沒有新聞台在這附近。」

「轉台！」（工地主任大吼）

「……颱風行進速度加快，每小時三十公里轉為三十六公里，台灣地區下午就可脫離暴風圈，但是外環氣流旺盛……」（低沉女聲）

「……宜蘭花蓮、台中縣市以北宣布停止上班上課……」（男中音）

「狂暴的氣流，帶來無際的疾風暴雨，烏雲籠罩陸地，昏暗從天降臨……」（女高音）

「一陣疾馳的烈風吹斷纜繩，桅杆後傾……」

「……救生艇參加上週的防汛演習，水門關閉之後，十多艘救生船隻全被關在堤防外面……」

「她深深地鍾愛神聖的河流『埃尼珀斯』，那是大地上最美麗的一條河川……」

「……風雨交加，水位逐漸淹過車門，附近店家的門窗半截泡在水中……」

「這台！」我說：「記者在哪裡？」

「奧德修斯，你或是愚蠢，或是外鄉人，連這片土地也要仔細詢問……」（女高音吟唱）

「轉回剛剛那台。」（工地主任嘶吼）

「……」

「……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北勢湖，由記者乘坐橡皮艇為您現場連線報導……」（風雨聲）

「快打電話給這一台，說，這裡有個老人，心臟病發作，需要人道救援。」

曹總一聽，跌坐床沿，床面立即傾斜。

「地基下陷了。」我握住手機驚呼。

黃濁水流從樓梯口衝湧過來，波擁浪擠之間浮現一個木箱。

曹總伏臥窗邊，悲喊：「我們出不去了！」

我奮力搬甩床板，撞擊窗戶。

啪啦轟隆巨響，氣流翻捲，水瀑破窗而入，內牆曝於曠野。

「水漲上來了！」

「是房子沉下去！」我感覺腳底抽離地板，驚問：

「你會游泳嗎？」

曹總搖頭。

我抱起床板，拋擲窗外，跨步一躍，水已及肩。

「抓住窗台！慢慢滑下。」

曹總驚懼，緊握窗框。

颶風挾雨，四面環至，以風削、水刀狠鑿他的臉龐。

風雨持續搖打，曹總緊繃的面容逐漸崩垮，囁嚅吐出一串單音：「床、床、船、船……」

繼而全身抽動，只剩眼神凝固，空茫直望水天。

我回頭張望。

黃濁水浪之間逼近一根巨木，上頭彷彿有個人影。

「快！」

老蒲的聲音壓過咆哮的風雨。

他的雙手緊抓一根竹管，撐動木舟，穿破濁水。

烈雨御風狂瀉。

木舟在雨灑浪滾之間靠近窗邊，曹總手腳錯置滾入船身。

「你們的護城河挖到舊河道的伏流，」老蒲的聲音混著風雨：「還挖出這艘獨木舟！」

曹總側臥，身軀蜷曲，劇烈顫慄。

「你的藥呢？」我問。

「糖，我需要一顆方糖。」

我翻出口袋，手機全濕，螢幕一片空白。曹總的手機顯示三十多通來電，但是接不通，也打不出去。他疲憊地斜癱，任憑雨水拍打。

狂飆飛竄的風雨中，隱隱浮現一座半完工的大樓，玻璃帷幕高聳，鏡映著灰灰濛濛的雨景，底層的花崗石基座大半浸泡在黃濁的水流。

船身繞過大樓側牆的長窗，室內展現寬闊的中庭，拱廊迴梯直達地下樓層的採光泳池。

我貼近薄敷水幕的光亮玻鏡，驚覺雨痕曲流之下，隱藏數條斷續的橫向裂縫。

「水壓上升，玻璃快要裂開了！」

「我們就可以進去？」

「不！快離開！會被洪水沖入地下室。」

狂風疾捲，乒乒乓乓連續巨響，玻璃爆裂，水位陡然滑落，船身左右翻轉，潑辣的雨勢又迅速將水位補平。

「水還在漲，」老蒲說，「竹竿搆不到底了。」

豪雨反覆傾洩，洪水彷彿從天而降。

船身幾番打轉，感覺仍在原位。

「這裡是什麼地方？」

四周灰濛，看不到任何建築物或是山影。

「我們已經越過河堤。」

暗濁的水流湧出數截黝黑的斷木，快速漂動。

「筆筒樹，」老蒲說，「土石流爆發了。」

灰濁的水面轉趨黃滾，水流加速，泥沙翻湧。遠處不斷漂過木塊薄板、鐵皮屋頂、車輛輪胎、水箱瓶罐以及紅白相間的大型塑膠袋。

水浪突然轉向，載浮載沉湧現一些罕見樣式的家具，木頭櫥櫃、拼條木桶、木架妝洗台、雕花木床……還有釘掛著「水返腳」鐵牌的枯朽木桿。

幾片殘破腐朽的長型木板從濁黃的波濤中衝湧而過，隱約湊成「錫口自轉車行」、「粉寮糕餅舖」、「四堵時計店」的暗灰字樣。

「什麼地方淹水？」我問。

「那些都是清朝時代的招牌，」老蒲說：「從地底沖出來的！」

暴雨仍以連續急奏的觸技顫音拍打水面。

百年前的店招在單音快板中遠漂，陳述一種轉世也無法改變的宿命。

木舟漂泊在天水一色的白茫之中，失去電訊，失去方位，失去時辰，也逐漸失去生死的分界。

天色漸暗，雨勢轉弱，污濁的汪洋變得黑濛。

單一的色調之中突然冒出一叢墨綠。

「水筆仔！」老蒲說：「海水倒灌！」

「今夜中元，大滿潮來了。」

風雨晦冥，天光幽暗。

木舟失去海拔高度，在洪水與潮湧之間浮盪。

一個物影閃過船邊，我迅速俯身撈取，驚呼：

「竹簍！」

老蒲伸手抓出簍筐裡面的水燈，找到一塊粉紅薄紙包裹的糕餅，剝開塞入曹總口中。

夜幕降臨，僅餘一絲天光。

老蒲摸出打火機，點燃水燈，依序投入推擁的潮水，延展成一條蜿蜒的星河。

熒熒燭火逐漸遠漂。

最遠處的光點突然轉為灼亮，在一陣規律的搖晃之後，倒溯著水燈的流徑，一路打探過來，光源在黑暗中逐漸擴大，雨勢漸歇，燈火那端傳來被風撕裂的呼聲，微弱得像是穿越過遙遠的時空——

「那邊有人嗎？」

「……有人嗎？」

「……」

丙寅年 梅月

丑時，星河明亮，我們睡在舢板中，露凝濕重，蛙鳴與蟲嘶畫破寂靜的夜晚，河面時有大魚翻躍，小船上溯，遠方徹夜傳來水車輾軋的噤噤聲。

河水清新可嘗，甚至在這漲潮的時刻。

(We slept in the boat, the night being brilliantly fine, a strong dew falling

towards sunrise, and the stillness being broken by the croaking of frogs, the chirping of cicadas, the occasional leaping of a large fish in the stream, the passage of boats up the river, and the distant creaking of a water-wheel which appeared to be in action all night long.

A strong tide was flowing; but the water appeared perfectly fresh to the taste, even at the flood.)

柯靈農 (Dr. Collingwood)

1866.5.25.基隆河夜泊

《皇家地理學會會刊》1867 .. 11 .. 167-73.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67 .. 11: 167-73

評審意見

多重、對照、糾葛

◎梅家玲

這是一篇題材創新，格局宏闊，並且意味深長的小說。

小說不過短短八千字，卻隱含了文明與自然、過去與現在、生與死、漢人與原住民的多重對照及相互糾葛。它藉由建設公司開發土地，打造地上夢幻城邦的過程為主軸，逐步揭露同一片土地上的過往滄桑。或許，直到最後，我們都還搞不清楚，隱藏在「割地換水」與「開水換地」的文字遊戲背後的，是怎樣一場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易？原住民又是怎樣全族罹難，唯獨老蒲倖存？然而，現代文明造城築夢的工程，畢竟不堪大自然原始風災水患的摧折；患難垂危的漢人土地開發者，卻要由原住民後人駕著被雨水沖刷出的古老獨木舟來解救。其間的意蘊，卻是在在耐人尋味。